

母亲的泡菜

◎文铭权

花椒、八角、白酒、老姜、独蒜……母亲在屋里开始腌制泡菜，浓郁的酸辣香气，连在院坝外玩耍的我和小伙伴都能闻到。当我尽兴归来时，那些前两天还分散在院里的萝卜青菜等，如同傍晚各自归圈的牛羊鸡鸭，全分门别类，聚集于土陶坛内狭小的空间里了。

母亲总能凭借一双巧手，像变魔术一样，将有限的甚至意想不到的食材变成别有风味的泡菜。春夏时节，折耳根、香椿芽、紫苏叶等乡间野菜，李子、黄瓜等果蔬……一经母亲手后，顿时变成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让我们胃口大开，原本缺油少荤的生活不再寡淡，一碗红苕稀饭，也格外香甜。

有一年冬天，因为顿顿吃红苕汤吃“伤心”了，全家人都想换个口味。原以为家中余粮所剩无几，母亲会训斥我们，没想到她满口答应。她从泡菜坛里取出一大碗青菜、豇豆，切碎后放入铁锅中用少许猪油爆炒，然后加水。烧开后，她用一把勺子，将面盆中和得很稀的面糊分别舀到锅里，一块块面糊鱼儿一样在锅中起落沉浮。那天的晚餐，我们吃得大汗淋漓，连锅中的汤都喝得一点不剩。

多年以后，母亲不好意思地说，因为面粉不够吃，那时期里面至少添加了一小半的麦麸。“有那么香的泡菜打底，就是加糙米糠，我们也会吃得呼而嗨哟！”我的恭维话，让母亲笑出了眼泪。

随着时代的发展，家中的条件渐渐好起来，亲戚间往来的密度明显增大。每每有客来家，母亲赶紧在吆喝转乡的小贩那里买上一小块猪肉，几坨豆腐，然后在泡菜坛里捣鼓一阵。中午，回锅肉炒泡豇豆、酸菜豆腐等菜端上桌，吃得亲戚们赞不绝口。有一年，帮我们家扩建猪圈的石匠世清舅舅工程完工时专门提了一个要求，要

“打包”一些泡菜回去吃。想到他主要是来帮忙，工钱都没有认真算，母亲大方地送了他整整两坛泡菜，而且连坛子一起，欣喜若狂的世清舅舅用箩篾挑着，走了整整一天山路，才挑回老麻沟家中。

随着我们逐渐长大成人，母亲的泡菜坛“花样”渐多，养生意识越来越浓。她用一口小坛子，专门腌制鸽子蛋大小、尚未成果的幼年期柑橘，说腌熟后煮猪肝，清肝明目。“大娃，你的眼睛近视，还经常应酬喝酒，要多煮点来吃。”时至今日，母亲还时常提醒我这一养生“偏方”。

母亲的另一个泡菜“偏方”曾经让我受益，并屡试不爽。童年的我肠胃不争气，爱拉肚子，有时候拉得人都脱了形。母亲就会打开使用最久的那口泡菜坛，舀出小半碗老盐水。拿出两三个鸡蛋在锅里煎炒，随后倒入老盐水继续烹煮。煎熟后，母亲叫我将这几个咸咸的盐渍蛋全吃下，很快蛋到病除。

十年前，为方便就医，患有肺气肿等老年基础病的父母到兄弟所在的城市生活。离开黄泥河老屋那天，母亲叫兄弟铭生打开汽车后备箱，非要带一坛泡菜走，无奈后备箱里实在放不下。最后，兄弟为她找来一个装酒的塑料桶，装了满满一桶泡菜母水，母亲这才心满意足。

很快，父母在陌生的生活居所，又陆续摆放起一排泡菜坛。每次去陪他们吃饭，餐桌上总少不了碗母亲腌制的泡菜。“这里的自来水水质不如老家的井水，泡菜没有之前的酥脆。”母亲遗憾地说。但我们临走时，都会喜滋滋地带走一大瓶泡菜，像淘到宝贝一样，小心翼翼地捧着，生怕掉地下摔坏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份来自母亲的味道，不仅仅是一道菜肴，更是人生中的一抹亮色，一段关于家关于故乡刻骨铭心的记忆。

冬味，冻味

◎易玲

从超市买完果蔬出来，见门口沿街一线有许多露天摊位，顿时眼前一亮。其实摊位很是简陋，一个个大纸箱里，露天堆放着各种冰冻的食物。我是南方人，虽已在东北生活多年，但对东北冬日这种独有的卖货方式，仍然甚感新奇，见之辄喜。

我一个纸箱看过去，最先吸引我的是冻梨，这是东北最具代表性的冬日水果，是无数东北孩子的美味回忆。冻梨有好几种，由花盖梨、秋白梨、白梨等冻成，但看上去都乌黑深棕，坚硬如石。吃的时候得先放进凉水里缓一缓，待外表慢慢结出一层透亮的冰壳，内里软化，就可吸啃那冰爽甘甜的果汁果肉了。

除了冻梨，还有冻柿子，硕大的略微扁圆的橙色柿子，颜色抢眼讨喜，味道绵甜清香；还有冻黄桃，对半切开去核的黄桃，黄澄澄的厚实的果肉，像一个空心的半球，托在掌心十分可爱；还有冻花红，即冻海棠果，这是东北冻货中的颜值代表，它个头娇小，颜色通红，若有一些白雪堆覆其上，看上去十分诱人，可堪入画。此外还有冻豆腐，冻年糕，冻黏豆包，各个品种的冻鱼冻虾，各种馅儿的手工冻饺子……分明天寒地冻，分明都是冻货，我却恍惚看见了热腾腾的烟火气，恍惚尝到了清凉入喉的甜润味儿。

东北冬日露天售卖的雪糕是另一道风景，东北人更喜欢叫它冰棍儿。雪花飞舞，寒风呼啸，各种口味及价位的冰棍儿，就那随意地堆放在马路边一长溜或一大片小纸箱里，供路人蹲着随意挑选，挑满一袋算账离开，这才是东北人买冰棍儿的正确姿势。作为全国最冷的地方，东北吃冰棍儿不限冬夏，而且冬日待在暖意融融的房子里，换上短袖或睡裙，看着窗外飘飞的大雪吃冰棍儿，别有一种惬意。马迭尔、沙皇枣、蜜香豆、小奶油、糯

米糍、东北大板、中街大果……东北发明了无数好吃的冰棍儿。记得大学一年级，冬天和同学逛街，头一次看到这个景象时，我惊奇得喊了出来，蹲在纸箱前久久不舍离去，兴奋地拍照跟南方的同学炫耀这一奇景。

然而东北冬日我最喜欢的露天冰冻美味还得数糖葫芦。圆圆的山楂裹着冰莹的糖壳，一颗颗串在竹签上，像一串鲜红的玛瑙珠，在白雪的映衬下，更显得红的红，白的白，赏心悦目。我最喜欢在雪夜欣赏糖葫芦，它们一串串有序环绕着插在束满厚厚稻草的木架上，木架固定在自行车上，卖糖葫芦的人骑着自行车在街头穿梭，街边各色的霓虹灯在糖葫芦晶莹透明的外壳上明灭变幻，纷飞雪花飘落在糖葫芦上，伴着“冰糖葫芦——”的叫卖声，成为一道流动的诱人风景，牵引着馋嘴之人的口水。

东北的糖葫芦可不止山楂口味的一种，在东北万物皆可糖葫芦，一切你想得到想不到的水果乃至蔬菜都能被东北人做成糖葫芦，俨然打造出了一座糖葫芦“王国”。水果如草莓、香蕉、橘子、葡萄、圣女果、哈密瓜、猕猴桃，蔬菜如黄瓜、辣椒、山药、西兰花……肆意混搭，有的还夹上核桃仁儿，撒上芝麻粒儿，五颜六色，五花八门，既丰富了糖葫芦的颜色和造型，也丰富了糖葫芦的口味与营养。

糖葫芦要吃露天自然冰冻的才够味儿，不冰的糖葫芦毫无灵魂，美味减半。咬开冻得硬脆的糖壳，露出冰凉的果肉，又酸又甜，又凉又脆，真是无法形容的美味。

东北的冬日，室外气温日均零下一二十度，堪比冰箱冷冻室，足以冰冻万物。寒冷给了东北人免费的保鲜手段和独特的口感体验，也让东北冬日的街头变得更加热情更有烟火气。冬日来东北，冰火两重天，冻得嘎嘣脆，吃得停不下。

五彩池

第791期

夜幕降临的时候

（外一首）

◎长泽

傍晚倚着门框
寒风带刺从身边擦过
要把屋内的温度带到空旷夜里
透过模糊的青纱
用眼光击破夜幕

仿佛看到了稚气的童年
在蓝天白云下飞翔
朝气蓬勃的年轻
用理想用爱编织希望
又仿佛看到中年
在风雨里读着读不完的故事

星星如一团团沉重的冰球
重重砸进深不见底的黑幕
扎进了疼痛的心脏
心在冰凉的夜里徘徊
如没有光的风筝

夜幕过后的寂静
如河流中停泊的铁船
水在潺潺流淌
似母亲轻柔催眠嗡嗡声

时光催老了岁月梦境
用点点星光点亮最后的心灯

读着冬日的阳光

素洁的纸
展在花纹的桌布上
瑟瑟缩缩从门边挤出身子
红淡淡的太阳
嫣然朝我笑了一下
然后害羞地躲进了纱帐

许久
裸露出了粉嫩的脸蛋
朝着菜园，朝着树叶
朝着枯黄的稻田
唤醒春的生机

轻纱戏弄薄雾
如金色丝绸
鸽子在树上对歌
虽然一片空旷田野
也升腾起一股股朝气

冬日阳光如水一样柔和
如母亲怀抱融融体温
在她身上吸收热量
吸收幸福

归来

易伟摄



天下兴之，匹夫有责

◎肖曦晁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人类群星璀璨闪耀。风声雨声读书声，家事国事天下事，悠悠岁月，漫漫长路，当我们翻开厚重的历史长卷，读出的是铮铮铁骨中的责任，拳拳赤子心中的担当二字。

担当，是为了让民族挺立起脊梁。“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岳飞抗金征战，义勇担当，凛凛犹若神明；“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沧江畔，高楼上，张元干不忘匹夫责任，忠勇坚毅，力主抗金；“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陆游壮志凌云，匹马征万里，收拾旧山河，一派卓犖不凡气，一颗忠贞担当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若无担当，若忘责任，民族将任人欺侮，国家将任人宰割。担当，是历史赋予的责任。

担当，是为了让民族崛起蒸蒸日上。昔日，周总理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今朝，更有千千万万人担起重任，在所不辞。陈思麒以志存高远为引领，以青年担当为基石，在心灵深处播撒下家国情怀、民族担当的种子，驾驭“鲲鹏”翱翔于天际；程强在灾难的阴霾下，曾

仰望以无畏之姿跃入未知的空降兵，岁月流转，自己也以血肉之躯筑起生命之桥，时代的责任与担当早已与参军报国梦紧密相连。正是有人勇毅前行，负重担当，民族才有了强盛发展的坚实保障。担当，更是时代的呼唤。

国与家，民族与个人，从来密不可分。有怎样的时代，就有怎样的青年；有怎样的青年，就能创造怎样的时代。如今的担当，正是因为将个人的青春梦融入中国梦才更为绚丽。青春的中国，就应在担当的接力下向前奔跑，奔向美好的明天，跑进灿烂的未来。躬逢盛世，我们虽不需要日日浴血奋战，夜夜保家卫国，但时代的征召从未停歇，担当的色彩从未黯淡。潘展乐每天15000米的水下征途，每一滴汗水是对体育梦的执着浇灌，更是担当起中国梦的最好证明。单霁翔令紫禁城重新流光溢彩，一砖一件，一瓷一画，五千年灿烂华夏在担当赤子心中重展辉煌。

青春从来不止一种色调，但如果有主色，那一定是中国红。担当之心，在当今唯有融入伟大复兴梦，才能熠熠生辉、生机勃勃。

雪叩柴门思故旧

◎鲁珉

记忆中的大雪一直停留在早已离开的故乡。一条小河，夹在两座大山之间，每当冬天下雪，山顶积了很厚，但河边的雪总是匆匆地来，又急急地走了。

每当有雪的日子，就会想起故乡的老屋来。老式的天井屋，门前是一人高的土矮墙围成的院子，在正对天井的方向开了一个院门。院子门好像就是用一些废旧的木板拼的，每块门板长短不一，显得有点儿寒碜。若是冬天，下雪了，雪花飘落在院子门上，虽无声，却依然感觉在叩。有时父亲回家晚了，家里的小黄狗就一直蹲在院门边等着。那情形，在我读到“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时，就体会到了老屋小院的一些情怀来，想起一些故旧来。

首先想到的是杜叔，一位居住在长江边小镇上做伞的老师傅，喜欢整个冬天坐在火炉边，长满老茧的双手，在柴火或暗或明的光照下，筋骨凸起，颜色黄褐。偶尔站起来，走出天井屋，推开重重的木大门，那雪花就飘了进来。杜叔也不戴顶帽子，就自顾自走上飘雪的青石板老街，漫无目的地走着。我想，杜叔也是极喜雪的。

老友大郑，家住在海拔1000多米的半山，一栋白墙黛瓦的老房子，一处略显小的农家土院子，用篱笆围着，进出小院是半人高的矮门。若是下雪，积雪便附着在篱笆上，像一条长长的雪龙，镶在农家前。老友极喜酒，好像整个冬天都在喝酒，喝自酿的苞谷酒。每次

访他，他总是若有所思地坐在大门前，望着院子，看雪花慢慢地飘落。

还有老邻居大平，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学。只是他没有考上大学，一辈子在村里守着。现在也是三层的红砖房，家里还有一辆小汽车一辆载重车，日子过得并不比城里的我差。

还有从未谋过面的师友，也在下雪天里被想起。曾被贬到夷陵的醉翁，也是在这样的下雪天的那个傍晚，步行溪边，见一茅屋，一扇厚重的木门，便敲门进屋，与主人聊到深夜，便有了千古名作《黄溪夜泊》。还有苏轼，在黄州，感叹南方的雪没有北方雪大气，没有北方雪豪迈，于是只能将心里的郁气写进大江的浪涛之中。

只是现在，久居所谓的城市，没有了乡村悠闲的刹那，就连下雪，也总是急匆匆的。下雪的时候，有人喜欢那漫天飞舞，有人喜欢踩雪的声音。我独独极喜这雪花飘飞的时候，一个人伫立窗前，想念故旧。想此时，老友们那里有没有下雪，雪下了有多厚。

雪落时，山川便褪去了往日的多彩，显现出冬的单一与洁美。老友如雪，平时各忙各的，忽然想起了，总想能够坐到一起，围着火炉，天南海北地聊，不时你递我一根烟，我给你添半杯茶，要不就斟一杯酒，坐在下雪的节气里，无须客套，无拘无束。

若下雪，不妨放下手中的事儿，静坐于窗前，手捧一杯热茶，想一想远方的故旧，挺好。

彩色的冬天

◎彭涛

在南方，冬天的剧情可是丰富多彩的。我的办公室临近一条马路，路旁种着一排香樟树。此时，阳光正好，香樟树的树冠，由上而下，依次呈现黄绿、翠绿、墨绿的色彩，层次分明，像是阳光的裙摆。

我把这些香樟树当成老朋友，每当眼睛酸涩的时候，我就会看它们一眼。只需一眼，工作的疲惫就会被它们神奇的绿色所融化。尤其是在这晴好的冬日，阳光的温柔与香樟树叶的明媚配合巧妙，相得益彰，让人心生一种向上的激情。有风的时候，香樟树叶轻轻地摇晃，仿佛无数双明眸善睐的眼睛，丝毫看不出冬天的落寞萧瑟。没有风的时候，它们就静静地站立着，仿佛伸展开来无数双手，托举着阳光。

从单位出门左拐，是另一条大街。这条街上的行道树是梧桐。这些树的树龄已经不年轻了，它们身形高大粗壮，斑驳的树皮上镌刻着岁月的记忆。它们的树枝被修剪过，一律是昂扬向上的姿态，却没有完全落尽的叶子是明黄色的，落在地上也没有是黄褐色的。树枝上的叶子在风里晃动，地上的叶子在风里呼应。虽然它们都知道生命即将结束，但那温暖的色调，让人看起来依然能感受到生命的热烈。

下班的路上，我会经过一个小公园，公园门口种着一排排着鲜红果子的灌木。虽然我

叫不出它们的名字，但这并不妨碍我对那鲜红果子的喜爱。绿叶间，那一丛丛红玛瑙似的果子，是冬天最惹眼的点缀，让人联想到年轻女孩头上叮当作响的饰物；也是冬天最顽皮的表情，让人联想到在灌木丛里捉迷藏的孩子。每次路过时，我都会伸手摸一摸那些红果子，仿佛摸一摸它们，就不会感觉到冬天的寒冷了。

当然，公园里的人工湖色彩也是迷人的。冬天的湖水格外清澈，像是被什么东西过滤过一样。沿着湖岸边的步道行走，湖底绿色的水草清晰可见，所以，当你平视水面的时候，湖水呈现出一种醉人的绿色，仿佛春天就藏在水面之下蓄势待发，等冬天一过，它们就会喷涌出来。可是，当你站在湖畔小山的亭子里往下看时，湖面又呈现出另一种景象，满湖都是广阔的蓝色，还有一朵白云在湖里游荡，仿佛天空落进了湖里，让你触手可及。

“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我想，诗人陶渊明笔下的冬天一定不是南方的冬天。在南方，即使到了冬天，你依然能感受到季节的五彩斑斓。也许，在北方人眼里，冬天就应该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样子，那样的风格更符合冬天冷峻、豪迈的特质。但我还是庆幸自己是一个南方人，我喜欢在南方色彩斑斓的冬天里行走，阅读着南方冬天丰富的剧情，感受生命的力量，生活的美好！